

皇

明

史

概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十

臣朱國禎輯

叅軍王公

公名冕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竊人學舍聽諸生誦書輒默記暮歸忘其牛人或牽牛來責毆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遂稱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買白牛駕母車中自被古冠服隨車鄉里

小兒競遮道訕笑晃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
史罵曰吾有田可畊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
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
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倚樓長嘯使者聞
之慙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
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
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士卽呼酒共飲慨慷悲吟人皆
異之北遊燕都館秘書卿秦不花家秦不花薦以館職
力辭曰公誠疑人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何以祿仕
爲卽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潯陽唯兩幼女一

童留燕無所依知之不遠千里走溧陽取生遺骨且掌
二女還生家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咸
斥爲狂曰狂人非我誰當爲者常天大雪赤足上潛嶽
峯四顧大呼曰通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
便欲仙去戴大帽穿曳地衣翩翩而行兩袂軒翥譁笑
溢市中尋攜妻孥隱九里山種荳三畝粟倍之樹梅花
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
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主嘗傲周書著書一
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夜深輒挑燈朗誦既而撫卷
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

月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壽海怒讀者毛髮
爲聳客到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
辭謝善畫梅求者相望以楮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以
比楊補之笑曰吾藉以自食豈欲求畫名耶未幾汝穎
兵起一一如言 高皇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之置幕
府校以諮議叅軍一夕病卒見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
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同知宋公

公名克字仲溫長洲縣人以所居稱曰南宮生偉軀幹
博涉書傳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
厚藏用周養賓客及四方豪士時與少年飲博邀戲盡
喪其貲遠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
得風后握奇陳法兼工騎射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
會道梗無所合遂沂大江避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
覽瓌惟渡浙江沈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
爭往迎候素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接有二軍將侍武
橫甚數段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飲或曰彼醕不可

近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卽命駕往坐上座爲
語古賢將事慷慨風生其人竦聽拜起爲壽至罷會無
失儀其一嘗遇客次顧克不下已目攝而起他日見客
獨騎出其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後若將肆暴者克故
緩轡來轡當中道徐進不少避知非儒儒遂引去曰此
老精神望之尚可畏况覲而耶吾不可不一見明且介
客詣謝請結驢性抗直多辨好歲切友遇有忤已則面
數之無留怨與人議論斷必勝然授事析理衆終不能
折時藩府欲致幕下不能得將中危法以智免家雖貧
然喜事故人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啗相樂四方遊士

至吳者察其賢必與周旋欵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輒令削牘疏所乏爲請諸公間管具之終飲其惠不言故人皆德之謂婁君卿原臣先之流久之稍厭事閤門寡將迎闕一室皮法書彝鼎古琴自娛工草隸遂以書名章草久不傳至公始得其法用筆精妙可與古人並驅日費千紙厭之遂自闕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洪武初同知鳳翔卒時有朱廣字昌裔亦善草書人稱一宋祝允明謂仲溫書如初筵忽見三代白葬蓋有天授於人工所傳七姬志等大類鍾允常

王府右相李公

子伯震

一

公名質字文彬先自祥符徙廣東之德慶通經學有人志與弟文昭詩酒山水自娛元至正間何真保障廣右辟叅機務德慶民何國賓張宗達倡亂真以兵遣質歸募鄉兵二萬餘立堡棚于龍岡之上與陳文仲設策防禦時官舍民廬俱焚毀殆盡守令將帥悉付印綬于質質亦挺身爲經畫練兵遣從子伯豫同文仲督募兵討諸賊悉平之戢麾下非遇敵毋得殺人家素饒急于賑施得敵兵多給衣糧縱去尤好文士多往依之江右伯顏于中茶陵劉三吾建安張智羊城孫仲衍王彥舉其

最著者洪武元年廖永忠等征嶺南質封府庫詣轅門
款附同何真入覲 高皇慰諭授中書省斷事明年轉
都督府斷事以執法見重五年遷刑部侍郎尋陞刑部
尚書慎于刑獄寬猛適中山東饑遣往賑賜以御詩云
遣卿持檄向齊東念爾賢勞苦厥功經國老臣勤撫恤
行天使者起疲癯官儲有粟宜從賑囊橐無私任至公
七十二城皆歷遍馬蹄無處不春風浙江地重陞參政
往綏之政蹟甚著八年以老致仕居京師誥贈其祖次
父廣孫皆尚書時召入便殿問時政直言無隱 上
重之十一月復授資政大夫靖江府右相乞歸省墓

詩之王坐事去國公隨之未幾卒所著有懋雲集次子
伯震舉懷才抱德科試大祀慶成賦及策論皆中高第
博學無所不通能爲詩歌江右十才子周濱者至廣見
而稱許之初授廣西容縣知縣永樂甲申改知大興時
方肇建北京卓有勞績後以父任拜光祿寺丞

給事中王公

公名佐字彥舉先河東人元末侍父宦南雄經亂不能
返因奉母寓廣州遂爲南海人時孫黃與佐結詩社於
南園開抗風軒延一時名士佐才思雄渾體裁甚工黃
深重之構辭敏捷王不如孫句意沉著孫不如王會何
真據廣東開府求士與黃首被禮聘真敬重使掌書記
軍旅事多見咨詢李質者德慶豪帥也據肇慶佐恐其
有異志與黃往說之甚歡質遂修好然質尤好文義衣
冠之士多往依之歸言于真遣使招致由此士凡以一
藝名者真皆館穀之廣中人文號爲一時極盛洪武六

年薦拜給事中論思補闕恒稱上意學士宋康嘗拜
賜黃馬 上爲歌命諸詞臣和之佐斯須而就清新宮
曉有臣騎黃馬當赤心之句 上覽之喜賜鈔 上進
幸或遇會心處多命之賦詩三吾嘗同詠署中桂驚其
才高語妙以爲名世之作性不樂樞要嘗曰蚤朝何如
宴起章服何如裝衣卽欲告歸或曰少忍之不度性命
付一擲耶遲徊二載乞骸 上憐其誠允之陞辭賜鈔
五十千爲道路費時 天威嚴重臣僚自陳者多被譴
斥或有不測佐以恭慎得歸故當時以爲難性孝弟父
沒時貧甚有廖元正者爲料理喪事殯諸南雄之五里

山終身事元正如父及仕于朝元正子犯法言于有司
以已資贖罪元正既死哀慕終身著述甚多評者比之
高適岑參散失不可得見人咸惜之

經歷孫公

公名黃字仲衍順德縣人性敏警儀表秀偉於書無所
不窺詩文多不屬草援筆立就若不經思而雄渾深致
可誦少負節槩不妄交元季避亂山澤間東莞何貞保

南海甚禮重之與王佐黃哲趙介

介字伯貞番禺人博通六籍佛老諸書悉

究其與氣字彙適與物無芥帶與至即揮毫賦詩人莫測其涯也父景元臨江府中典其連喪介孤憤閉戶讀書無復仕進意植二松于所居扁其軒曰臨清以自儆蓋昭其志云南海文士李韓以薦起介力止之不可臨別介泣謂曰堯天維長烈日實短于獨何心韓竟去後倖南康被累乃歎曰趙伯貞真高士也介行常以囊自隨遇景即投詩其中絕不為人留題獨與劉樂善輩相倡和日往還西樵泉石間有司屢薦皆辭免洪武己巳以累逮赴京道南昌卒于舟中介顏如渥丹丰度類神仙中人于潔翰釋統皆善詩文工篆隸時稱四傑

絢隱居有父風所謂趙懷聚者後純貴贈介爲御史有
臨清集行于世方孫黃王佐結詩社南園一時名士如
李德黃哲暨別駕黃楚金徵士蔡養晦黃希文架岡諸
子文進士黃原善趙安中安中之弟通判澄徵士謝更
唱迭和文士宗之等並稱五先生洪武改元征南將軍
廖永忠至黃爲真作書請降永忠徵典郡庠三年庚戌
始詔天下設科取士公舉於鄉授工部織染局使陞
虹縣主簿時經兵燹室十九空勞來安輯民還其業一
載召爲興籍學士宋濂樂韶鳳承旨詹同皆推選曰嶺
表青士也日侍上奏對便給容觀飄洒一時見者屬
目上亦自重之八年同修洪武正韻九年以奉常之
節監祀四川居三載力求補外主簿平原無何逮繫輸

左較築塋望都門譚吟爲粵聲督工者以聞 召至陳
詩語極忠愛釋之十一年罷歸里十五年召爲蘇州府
經歷二十二年請成遠東都督梅思祖素聞其名迎居
家塾是年黨禍時思祖已死其家得免賓佐皆原忌者
獨錄 籍中坐死長歌就刑天下寃之門人黎貞時亦
在戊戌其骸葬於安山公著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
善理學訓蒙西菴集和陶集集古律詩其孝經集善廉
所序也既沒諸書散逸惟黎貞所編詩文行於世傳者
論公究天人性命之理窺濂洛關閩之學書雖散逸無
可考意其風采似爾衡而器量或過之與

秣坡翁公

公名貞字彥晦新會人性坦蕩不羈以酒自放故號陶
陶生晚更號秣坡少岐嶷異羣兒七八歲時與弟浴於
塘弟溺塘井中雙足猶漾漾未沒貞亟投水以手捉其
足登淺處鄉間異之曰此可持磚破銅者五羊孫青才
美絕人爲文章操筆立就死生榮辱得失一不以介意
貞從之遊故學所成就非一時流輩可及發爲詩文洎
洎寫自胸中無斧鑿痕議論古今治亂興廢與世運汗
陸人物賢否類出已意而多得之自然洪武初補郡生
以學行署新會訓導辟去築釣魚臺於宅前自擬嚴子

陵後以事受誣戍遼東者十八年數危困阨中學愈博
識趣愈高脫伍歸聲聞益著從者甚衆諄諄善誘隨淺
深有所造就嘗自贊其像曰江湖勝覽渤海浪游飄飄
一葉浩蕩沈浮惟酒是務陶陶忘憂譬彼力穡乃亦有
秋不知老之將至樂夫天命死卽休年五十九卒所著
秣城集古今一覽家禮舉要行于世初貞在遼孫黃以
事見僂貞抱持其尸以衣裹之殯殮如禮葬安山之陽
爲文祭之讀者莫不墮淚比自遼歸道已薄暮明月滿
空呼舟中餘酒登所築釣臺吟嘯人疑以爲僊久之乃
扣門還家其胸次脫落此類也

雪蓬先生黃公

公名哲字庸之番禺人弱冠而孤刻苦讀書通五經嘗
借人文選手抄之沈玩究竟遂能作詩造晉唐興域性
好山水結廬蒲澗棲息其中往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
勝辭家度庾嶺過吳楚燕齊間一時英豪皆與遊焉嘗
風雪時薄舟秦淮遇朱文昭涂穎輩相與握手吟咏沽
酒大噱二人喟曰君才如白雪吾雖知音如寡和何自
是益有名 太祖駐金陵李善長等交薦乙巳建國吳
拜哲翰林侍制侍 太子讀書尋兼典籤 太子愛重
之丙午六月大將軍北伐養元右丞忻都應制賦詩稱

旨 上新雨獲應賜七言詩令和甚見嘉賞洪武初奉
使青徐諭諸反側尋出知東阿縣吏胥初以儒士易之
公剖決如流不事苛察一縣帖服值旱麥苗盡涸乃齎
戒徒跣烈日中詣洪範池龍祠禱焉甘澍應所民嘆呼
曰此黃公用也浪溪有怪物出沒竊人啗之哲爲文禱
十天須臾風雷大作一青蛟斃水上人稱其誠感時經
毛貴亂後民多流徙他鄉聞哲善政復其業者亡慮數
千人戶口日滋辛亥四月遷東平府通判東阿士民遮
道涕泣攀留是歲河決梁山中國省發民疏浚哲董東
平之役經畫有方民不告勞有司欲復堰黃陵岡哲建

計謂此乃胡元覆轍可永戒毋貪目前事遂寢尋上疏
陳時務數十事 上怒其狂會山東分省奏公捐俸修
先聖祠築積水湖堤有成績 上乃釋不問未幾乞歸
得允既南還有司請領郡較事橫經授徒四方至者多
名士歲凡數百人乙卯四月治在郡註誤竟置于法郡
邑人士爭賻之且家爲奠祭公始北上時倚蓬聽雪嘗
自詫曰天下奇音妙韻出自然者莫是過也歸構一軒
名聽雪蓬學者稱爲雪蓬先生

按察使楊公

公名基字孟載先蜀人祖宦游江左基生吳中遂家焉
穎敏絕人九歲能背誦六經著書十萬餘言名曰論鑒
試儀曹不利會天下亂歸隱於吳之赤山張士誠時辟
爲丞相府記室未幾辭去又客饒介所王師下江南籍
錄諸臣基以饒氏客安置臨濠旋徙河南洪武二年放
歸尋起爲滎陽知縣滿居鍾離久之被薦爲江西行省
幕官以省臣得罪落職六年又起奉使湖廣召還授兵
部員外郎出爲山西副使進按察使後被讒奪職供役
卒于京基工詩初會稽楊維禎客松江往來吳中以詩

自豪基嘗於坐上賦鐵笛歌維頑驚喜與俱東語所從
曰吾在吳又得一鐵來矣若曹就之學優於老鐵學也
著有眉菴集

侍郎高公

公名啟字季迪吳人生元丙子少嘗穎力學能詩文尚
氣每論事輒傾其座人元季張士誠據平江文士響臻
啟獨依外舅周仲達居吳淞江之青丘歌詠自適時僉
介之丁仲容以詞學自雄見啟詩大驚禮爲上客啟怡
然不以屑意也尤好權畧一時武勇士多下之明興以
薦借謝徵等應召修元史授翰林編修命教諸王及諸
王子第一日薄暮上御闕樓召見啟及徵聞其對句
大恍擢戶部侍郎徵吏部郎中未幾力辭罷去仍賜金
給牒放還復居江上始號槎軒又號青丘子銳志翩翩

先是啟以史事爲祭酒魏觀所知

一日建江夏相識

及是觀爲

吳守延居城中延闕得失相接甚歡會觀典繕郡治議者構之懼重辟而上梁文適出啟手遂同及於難時年三十有九啟身長七尺具文武才於書無所不闕爲文喜辯博馳騁上下精采煥發而於詩尤工與按察使楊基翰林侍制張羽布政使徐賁號吳中四傑皆有集行世啟集曰鳴正龜燕

布政徐公

公名賁字幼文本蜀之鄉人後居毘陵元季徙居蘇之
望齊門賁工爲詩與高啟諸人齊名尤善寫山水秀潤
可愛張士誠居吳辟爲屬俄謝去居湖州之蜀山洪武
中以薦至京奉使晉冀及還檢其橐惟紀行詩而已他
無所有授給事中進退有恒不失尺寸改御史巡按廣
東又改刑部主事陞廣西叅政以政績卓異推河南左
布政使方命大將靖洮岷道出河南以賁犒勞不時下
獄死所著詩曰北郭集

司丞張公

公名羽字來儀後以字行更字附鳳本潯陽人元季假
優徙家湖州領鄉薦授安定書院山長再徙於吳洪武
四年以儒士徵至京應對不稱 旨放還再徵爲太常
司丞撰滁陽王碑俄坐事謫居嶺南未半道召還自沈
於龍江驛前公博學好古文章精潔有法尤長於敘事
詩法清麗作畫師小米所著有靜居集同時同縣一道
士亦曰張羽字伯能詩書法甚工客潘左丞

大使張公

公名適字子宜長洲人父澤元海道萬戶府總管母徐氏適幼賴悟十歲能賦詩彈琴時稱奇童嘗以詩經應

浙江鄉試元季天下大亂隱不仕與同郡周砥

砥字履道吳人

博學工文詞解所著故與義興馬治善詣之不合更舍金谿山中馬孝常日往見之多謝病不見諸富人聞其名爲具以召不往孝常自往迎驅與俱持酒不肯飲夜半去歸吳復與故人和歌書跡甚工亦善圖畫已復走會稽亮

相酬往洪武初以秀才召爲水部郎中病免後

復以明經薦授廣西布政司理問提控案牘調旗池魚

課司大使考滿改宣課司大使卒年六十五自號曰甘

白生一日甘節博學攻詩文與高啟楊基齊名所著有

樂圖江餘南湖旗南及甘白諸集孫祝宣德間由進士
除大理評事正統初上疏言畿甸旱蝗乞暫停徵稅放
免匠役蠲除倒灰馬匹以甦民困後坐事左遷處州知
事改刑部檢校陞大理寺正保定知府致仕卒

稅使鄧公

公名學詩字崇雅吉水人有孝行元季之亂寇至恣殺掠母劉氏老病不能行負之走避隘巷空舍中踰日寇窮索獲之解所懷金得免繼復有獲者求金盡矣斷之已斃繼又有寇至見老母哭其傍甚哀憫之子善藥傅創又解衣覆之乂遇蘇起負母走避他處道遇渠寇詢知其儒者憫之予酒肉又自爲詩令和嘉之遣其下導出城渡河使遠去少好學負材具有用世之志謂功名可以俛首取其父母亦矜詫其不凡曰是必復振吾宗者 皇明既定天下御史劉昭先知縣事以材舉江西

行省留爲宜使慨然歎曰士當局促效奔走人階庭下
哉謝病歸無幾縣復舉送於朝授固陵稅課使忻然曰
乘田委吏可以行道到官持廉施寬商賈爭出共市所
入貨羨舊額數倍秩滿徙平陽持已愛民如固陵甫再
歲日清致事歸戚然傷其命之窮也自號疾癯子耿介
修潔氣岸軒譚不屑意生事爲文章長於詩蚤喪妻無
子旣罷官歸輒貧無侍養者是時里中故人親友及好
義長者往往多在慕其生平抱負爭延致之則挾僮奴
日東西往來飲酒談笑相懽時爲歌詩以自適縣令丞
皆知而禮之亦數出直言以裨其政之闕人曰廢於官

而其所適於中者猶不廢也歷三十餘年向之故人親友及好義長者或死或遠出在外里後生晚出雖以士名有不能究知平生矧令丞乎時已八十餘氣力益衰貧益甚冠帶垢弊十數年不得易衣薄歛歛嚴冬不能出門戶然其所操執益堅不屈人片語不合拂袖去不顧不肯一毫脂韋渙浚徇人以求所欲孔子云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凋斯非其人歟建寧陳士希爲縣文學獨愛重之官滿將去念將無以爲終也倡率素所還往者爲備歛葬之具殯去自士希去知者加鮮未幾卒有紫雲覆屍上閱旬日面如生人咸奇而葬之兄尚字崇志

卽與楊子淵羅

齊名者

更生子錢公 孫昕

公名甦常熟人博學深于性理文章能曲寫事情而不屑屑蒸續語洪武十年應詔上書至中書長揖不拜左右以爲言甦曰未拜天子不敢拜丞相也遂於本省聽辦事務數月不得召會有詔募撰祭元切主文甦亦擬撰以進有云朕之得復吾中國之固有汝之失其朔漠所本無朕固無規於汝汝亦將奚憾於朕哉上得之大喜卽日召見欲官之以老疾辭賜歸卒甦初名沂字伯與洪武初坐事當刑其子迥迥代刑年方十八時又有徐植者父達以從事當刑植亦未弱冠請代卽伏銷猶從客賦詩無懼色亦常熟人代之死故易今

名每自詫曰此所云再世爲人也因自稱更生子獨憐
吾子不知歸何處耳子亦時時見夢曰兒在帝所甚樂
無煩記憶矣曾孫斯字景寅宣德進士歷湖廣布政以
廉慎稱同時有魚伊者亦常熟人歷開封知府亦有廉
名然斯故富家而侃貧人尤難之鹽山王公在吏部時
嘗稱曰富不愛錢錢斯貧不愛錢魚侃侃舉進士爲郎以能治劇選
開封府知府府號繁劇且俗犒犒不易治侃一切以惠
又彈治之于上官無所阿私苞苴且避匿不敢進旦夕惟
腹聚鮑魚松菜而已滿考稱疾歸家益貧妻子不免饑
寒節操益勵臺使者所有饋遺不受既病久臥床得妾
以一甌粥啖之輒呼曰廉官何
不食肉糜竟死不能具棺殮

鐵笛道人楊公

附榜散生

公名維禎字康夫會稽人

一日謂
暨人

其地鐵崖山高百丈

上有萼綠梅數百株築層樓俯花積書數萬卷號梅花
道人父宏母李氏生有祥徵稍長授春秋講析辨剌凡
百十家人莫能難父期以重器不爲授室俾游學甬東
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下帷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推
進士署天台尹地有八鵬廉其姦治以法民皆稱快然
其黨蟠結不可解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屢
自民病頓首涕泣爭之終不聽至欲投印去養減引額
三千俄外內艱環廬所植竹節發葉牙枝葉鬱如遲赴

調者十年會修遼金宋三史獨作正統辨千言大司徒
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
有沮者尋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日夜爬梳姦不得容
轉建德路總管府推官悉心獄情務使無冤陞江西儒
學提舉未上會兵亂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
毘陵聞管中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西游大
小雷澤訪縹緲七十二峰尋鴻漸遺蹟自雲間東抵海
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笛一枝
自稱鐵笛道人鐵笛者洞庭湖中冶人緱氏子嘗掘地
得古莫耶無所用鑄爲鐵葉笛之長二尺有九寸窵其

九進於道人道人吹之寡皆應律奇聲絕人江上老漁
狎道人不時唱清歌乃道人爲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
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
曰東飛鳥西飛鳥美人手弄雙明珠久見鳥生雛城中
貴富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幸聞吹笛道人爲一
弄畢便臥遣客卽客不去臥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笛
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釣天大人不發也始
張士誠據浙西聞其名累使求致不能屈換五論反覆
告以成敗順逆之說 太祖聞而高其誼天下大定詔
遣賢修纂禮樂書召至京師僅百日疾作作老婦見志

上笑遣之還雲間九山行寓病且革移拄頰樓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化一趣如何乃自起捉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僮僕且久遂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由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接時洪武庚戌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初聘錢氏忽遭惡疾錢父母請罷婚不聽卒娶之疾尋愈繼陳氏陳氏子一人抗鄭出也孫一所著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鈐鍵春秋透天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銀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歷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璫臺洞庭雲間祁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

爲童子時屬文輒有精魄仕不得志遂大肆其力於古
辭賦以先秦兩漢爲文準評者謂如商牧周葵雲雷成
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於詩尤號名家震蕩凌厲駁
駁將逼盛唐求文者座無虛席崖鐫野刻布剡東南間
然其風神爽冲無一芥繁懷遇天爽氣清時躡履登山
縱情遐視感古懷今直欲起千載豪傑與遊而不可得
或戴華陽巾披羽衣泛齋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
之其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爲仙晚年益曠達築玄
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亦無日不沈醉當酒酣
耳熱呼侍兒出調白雪之辭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脂

躡起舞顧盼生姿超超直上蓋數奇諸家特託此以俟
隱玩世耳性疏豁與人交無疑二新進小子或文時一
句字之美必爲批點黏于屋壁指以示客尤不錄人小
過點奴負金度無以償逼書收牒笑與之家藏古名畫
爲西鄰所竊其僕人追執之揮手曰吾業與之矣無賴
者僞爲公文冒受金縢或疑將發其姦曰此誠予所作
不論遠近皆頌其寬厚長者云生平無它嗜好病棘危
坐不披文則弄札翰或理音樂素不喜奕畫爲奕損用
心畫爲人役見卽屏去與永嘉李孝光茅山張伯雨錫
山倪鎮昆陽顧瑛爲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知歸叟釋現

清客叟釋信爲方外友臨歿以志銘托宋潛溪世稱錢
笛道人

李公

李公名詞字孟言錢塘人少受學鐵崖負氣尚節善爲
詩賣藥金陵名其室曰樗亭而自號爲樗散生市人病
者趨其門買藥無不與所與必善人人談樗散生美不
置口或問樗散生今人莫不願爲材有寸誇尺有尺誇
尋惟恐人不知已才不卽用旣用又恐不得大任以爲
戚今生乃以樗散自名樗不才木也生豈無才者耶何
其嗜好與人不同也生曰吾計之熟矣名之美者吾豈

不欲居然苟無實以稱之則名祇足爲禍吾苟自以爲
可用彼將以有用者求我我或不足如其所求則爲妄
人矣吾今自以爲樗彼亦從而樗我不虞我足用而我
足用者固存損於我乎世之受禍深者求名太切也夫
名虛器得之未必有益於身而與我競者齟齬然欲奪
之不亦危乎吾是以安焉而不敢務乎名也且吾之食
者醫醫之書易知醫之技易學吾誠盡吾心焉疑於心
者不敢強施於人薄於用者不敢厚責其報雖有不中
庶可以無愧矣我誠肯自負吾才而享金庾之祿豈皆
不若乎人然吏胥操法而迫吾側民庶持牒而謁吾前

吾心欲平之而力不暇欲施吾才而勢有不能則吾心之愧無時而釋矣豈若守易能之位居無用之名以自適哉於是問者謝之咸稱樗散生爲知道者

謙齋隱公

公名克恭字安卿祥符人初號耕學晚更號謙齋父榮甫教子耕讀隱居不仕母李氏生三子長直卿善治生勤力農事季遜卿讀書執禮鄉黨稱人先生其仲也性明敏勤學好問博通經史尤精於詩至正壬午進士仕江陵公廨稍東有曲江亭亭盡植梅江澄景霽簿書之暇散步徘徊間發爲歌詩可興蕭遠時人莫之知也遷翰林院經歷累官至集賢院直學士致仕歸兵亂避地錢塘與楊廉夫相友善先主詩律清婉南州人士多傳之之時時懷鄉見吟咏其寄公一絕舉曰錢

塘經亂後應是減繁華遠信秋憑馬
遊魂夜到家兩江
催殺掠四海廢桑麻何日重攜手
春風汴水涯送段大
使還汴日長淮杳杳暮雲橫
君到夷門兩月程北擁關
山猶戰騎東連滄海未梟鯨
千金竊念垂堂訓一笑誰
成搏虎名我欲買舟從此去
寄書先爲問柴荆嘗與諸
名勝讌集江閣酒酣口占念奴嬌
一闌擊節自歌之聲
振金石一座盡傾題于壁其詞曰
百年塵世歎人生南
北馬牛風逸客思淒迷重九過
霜重共梧雕碧往事難
憑佳辰易失到處畱鴻迹浩歌聲
烈回誰傾寫心臆回
首淮海煙塵兵戈阻絕難寄西飛
翼和篇夕陽江閣遍

衰草斷雲何極便解征衫掀髯一笑花下重酣適免牧
人道西風門掩秋寂 國初天兵定河南復歸故里歎
曰吾得至此豈非天哉人民非故天地自如足以老矣
洪武辛亥甲子二科河南鄉試守臣聘爲考試官壽百
餘歲終于家著宗譜圖說謙齋稿春容雅澹多殘軼又
有春秋要旨亦失去子禮字敘儀有隱德

滄江散人徐公

公名舫字方舟桐廬人幼有俠氣好馳馬試劍兼攻毬
鞠之戲視拘拘法度士如無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
道哉卽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
是如蠹書蟬出入故紙中何有終期人生貴適意習古
歌詩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詩人唐有
皇甫湜方于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世
號爲睦州詩派公悉取諷咏期于超邁旣久精熟璀璨
猶未足出遊江漢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切詩道益昌江
浙行省叅政蘇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避去築室江皋

口苦吟條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乃
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亂
益輟閉不出易爲隱者服人莫知其踪跡庚子夏 高
皇聘宋劉葉章諸君子于金華舟沂桐江而西公戴黃
冠服白鹿皮裘腰綰青絲繩立於江濱貌偉神竦揖劉
而笑且以語侵之急延入舟中葉章競來謹謹各取冠
服服之欲載上縣川公不可宋原不相識問於劉得之
故聞其名亦起鼓譟爲讙酌酒而別劉妬公以隱故自
高數欲招致之愈自匿不可得至正丙午卒年六十八
有瑤林滄江二集唐詩通考若干卷公平居喜怒不形

于色無急步無疾呼罔測涯際性尚氣義宛陵羅氏率
五百指來避兵衣且食之藥病瘥死居久之勿懈事平
具巨舟載還家卒後宋爲立傳而題曰詩人滄江徐方
舟之墓子庸亦有文

雲林倪公

附張介福

公名璫字元鎮無錫人父柄勤治生雄于資母蔣氏側
嚴生璫俊爽稍長強學好修性雅潔敦行孝弟輕財田
廬生產托子弟各有程度師事輩昌土仁輔王老無子
養終其身見義則爲於宗族故舊煦煦有恩尤喜周人
之急神情朗朗如秋月之瑩刮靡豪習談辯絕人好客
之名聞於四方名傳碩師方外聞老莫不愛重所居清
閨閑幽迥絕塵藏書數千卷悉手所較定盡皆成編古
鼎彝名琴陳列左右巧于位置松桂竹梧之屬敷紆綠
繞而其外則高木修篁蔚然溪秀故自號雲林每雨止

風收杖履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爲世
外人客至輒笑語留連竟夕乃已平生無他好惟嗜書
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雅趣吟
興每發揮於縑素間蒼勁妍潤尤得清致奉幣贊求之
者無虛日張士誠欲釣致之迺漁舟以免遲者遇之微
聞飄香曰此必倪處士也跡得將縛以獻紿以計遁去
同時有張介福介福字子祺自覃侯徙家長洲少從許
魯齋遊操執實踐自以不及養隱居家
故貧寒不能具夾襦或以紵絮遺之不受雖繼介必以
禮至死不移張士誠亂兵入其家危坐不爲起命導之
他所發其藏不應以刀斫其面傷仆地醒復取冠戴之
坐自若兵佐以爲畫見異物驚走去又悉或發其墓往
廬焉士誠聞而欲致之不可使其弟往問語以無樂取
無貪天禍無忘國家饋之力辭病且死猶夷然謂其友

曰吾志慕古未能萬一
惟毋汚于時庶幾哉

亦力拒不應人並高之晚益務
恬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野服浮游湖山間丰
采愈高足跡不涉貴人之門與世浮沉耻於徇暴清而
不汙混迹編氓沈晦免禍介特之操傲然不渝年既老
益聰明飲啖步履不異壯時氣貌克然則其所養可知
矣詩尚古雅理致冲澹與虞范詩先輩並所著有集卽
以號名句曲張天雨錢塘俞和愛之爲書成帙藏于家
洪武甲寅疾卒年七十四

醫隱王公 侄溪漁子

公名元吉字國祥金陵人父閏之子三人元吉最少幼
奇偉喜兵家書年十四桀然凌等輩出其上歲饑與兄
行糴旁縣道遇盜將劫之兄懼走匿獨不爲動徐紿罵
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遣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耶
後有粟車數十兩可善防之勿使失事盜以爲然散去
福壽守金陵盜陳也先潘甲自稱元帥聲言討賊索軍
食城下大言舉火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壽問計對曰
此難與爭鋒盜有兩元帥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
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紿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兩人必

相讓則主者當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彼一人易矣從
其言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絕不以語
人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知不足與言復
歸 高皇已都金陵鄉間子弟多致大官因歎曰 人
主在吾鄉不之識而棲棲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多
談何爲因噤不更及世事隱醫肆中自給務爲訥樸事
父孝謹友愛其兄人莫知其爲奇杰士也卒以布衣終
年三十九爲人敦風誼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
喪致 千餘人姪顯

顯號溪漁子字敬仲少脫略不拘與羣兒嬉遊輒處其上什伍部署之無敢違者父素長者禁切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間而所業未久卽過諸生數倍其師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顯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結交大俠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撫髀若有意于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轂最善右亦家士善擊■知兵而長于爲文轂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顯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卽與之語大驚異引歸逆旅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爲樂驩聲撼動辨難

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非狂生或不
識則共矚指笑之爲真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人云遇適
意時鮮衣怒馬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汗垢短
衣躡市人後市人吁之弗辭也後盡悔故所爲買書千
餘卷讀之好深湛之思爲文章奇偉伉健然耻以自名
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陸贄粗有識然
不足望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
書何爲聞者以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爲何如士
也

楮園王公

公名行字止仲號半軒吳縣人父某市藥挈爲助尚碧
年藥踰千品悉志其某某若多寡酌應無或遺主媼老
好聽稗官家說卽默記數本迨晚歌之爲娛主異之爲
語若能讀書否授魯論一帙翌日已成誦大奇之罄以
所庋經史百于恣其探閱所得益深未弱冠辭去受徒
于齊門舊居時聲譽殷發一時名士咸願與交而議論
踔厲證據今古常屈其座人然家徒壁立實無留策詢
所學曰向得之藥主人耳爲詞章汪洋與美關節開解
千緒萬端叅錯雜出一時老生成畏之臨川僥叅政介

之分守浙右以詞翰豪視東南號醉樵爲之詩歌者殆
徧惟難于一文耳間延與語曰是非莊騷家言莫殫其
形容卽席爲說不加點竄饒頓足曰吾見中朝才雋亦
夥未有類子敏而奇者真天才也亟疏薦時天下多事
未及用長洲周莊沈萬三秀者資雄當世爲禮聘于家
每成章輒償白金以鎰麾去曰使金塢可守則然勝之
慘無及也何濫取多口翁爲又善談兵三吳鼎沸所據
多壘礮石自周私語曰兵法不云柔可以制剛也或詢
何居曰設植蕩篠願而韋者繫布于其端如旂幟然人
出沒其下雖礮至布必隨之低昂則人無害而不可盡

矣後大將常公提兵至果用是計敵兵計窮城遂破
武初郡庠延爲經師時訓導無常祿猶儒生衣巾弟子
員多出綺紈皆易之以五經雜進問難悉爲辯講極底
蘊消潤課業勿迎 解節有評品至是皆吐舌曰王

先生未可以詞章儒目之故有行書厨皮漆鹿之號以
其該博而無滲漏也郡守江夏魏河內王俱名觀者以
國子祭酒刑部侍郎前後遷于蘇胥重之思欲聞之朝
不果年漸老解去避跡石湖以經訓爲常凡碑銘序記
等文求者悉歸焉間爲圖其上自適旁通緇黃家學與
論苦空玄寂累日忘倦晚更號楮園有楮園集十五卷

半軒集六卷學言稿十三卷四六劄子二卷通意宜資
一卷宋系統圖二卷二子皆役于京欲往游焉或尼以
法網密非儒者泮渙之日微哂曰虎穴尚可嬉吾爲布
衣士何室哉抵京主一祝家因之見重于京國藍公延
誨其子孫每恨相知晚數薦之召對勸上行王道正
禮樂簡賢立根爲首務以其迂濶弗之聽也未久連坐
歿寶洪武二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年六十五

竹溪逸民陳公

林清

陳亮

葉顒

朱應辰

公名涸烏傷人自號竹溪逸民因其所居且取李白孔
巢父等竹溪六逸之義幼治經長誦百家言文筆蔚茂
喜馳騁聲聞起薦紳問意功名可赤手致忽抵掌曰人
生百歲能幾旦暮所難遂者適意耳他尚何惜乃戴青
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脩脩
然當明月高照水光瀲灩共月爭輝逸民輒腰短簫乘
小舫蕩漾空明中蕭聲挾秋氣爲索直入無際宛轉若
龍鳴淙泓絕可聽簫已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
月照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奈何白渥起兮衡素波人

見之歎曰是誠世外人也欲見且不可得况舞而近之乎
議者則曰是有志當世生非其時有托而自放也性
喜菊種之滿園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人不倦人或
譏其留物怒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耳一息自怡
尚可謂滯于物耶復愛梅梅孕綠萼微吐赤脚踏深雪
若溫見輒凝視移日目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菊菊
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脫又謝去我當上白鶴山
采五芝耳白鶴山蓋溪上諸峰云逸民年五十益恬泊
無所繫問私謂其友曰吾于世味愈孤矣將漁于山樵
于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于水志豈在薪漁于山

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衆矣子以予果滯於
與菊耶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
時聞有林清者避元不仕受姓名匿居山寺會府公檢
冊寺中見清詰問且曰能詩乎曰頗能卽以冊號八音
命次之清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掛懷石田菰屋自天開
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匏實曉收栽藥圃
土花春長讀書臺革除一點浮雲慮木筆題詩酒數杯
府公驚羨遂與爲友政暇輒携酒過飲倡和移日一日
忽論海濱人物因曰如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
清不覺有感府公曰公殆是耶清曰若林君安得見之

此民所以有感也相與盡醉罷明日府公物色無清蹟
矣清孫誌見縉紳

陳公

陳公名亮長樂人字景明元儒生學無所不窺 明興
洪永間累詔郡縣徵遺逸或推轂亮亮曰昔唐堯在上
下有箕穎吾投迹明時遊戲泉石于志慊矣不願仕也
作讀陳搏傳詩見志山中爲小樓曰儲玉購四方名書
藏之又作草屋滄洲因以自號與名士王恭高棅爲文
酒會日相遇從暇則汎閩江歷名山投上方蘭若尋僧
問偈意豁如也時時往還三山中爲九老社以此自終

詩冲澹悠然有陶孟之風

葉公

葉公名顯字伯昂東洞庭山人父國瑛豪俠能趨急稱
山中宰相教子學于耿炳文之家既成試浙省不第爲
和靖書院長知亂且起挾策走燕中道梗流落濠濮間
天兵平江表始來歸兵燹無家時耿已鎮長興招而館
之方治兵禦張士誠力戰有事多諮決欲薦用固辭曰
時去志違徒取辱焉日與諸名士訂盟講論竟卒長興
時有許燁亦處士名能文 國初應詔陳詩三章請緩
刑寬賦賜布衣遺歸今山中有許處士亭在焉其以文

詞客于士誠得官及敗滅得免歸故鄉者鄱陽周伯琦
得死應天者臨川饒介夫 高皇復收預著作修元史
成放還家者臨海陳基居吳中 徵爲太常博士卒于官者
諸暨姜漸

朱公

朱公名應辰業舉子數與計對不售棄去爲古文辭亦
與楊維禎游洪武初辟郡掌故應辰爲文繁而不猥詩
工長句篆籀逼古洪武初命書符印有集傳

樂澹先生唐公

子璧

公名豫字用之南海人父奎字景文洪武初鄉貢授增城教諭博洽羣書鄉人號爲唐書隱湛菜冠至被執不屈死有龜峰集傳於時豫生而穎悟少從翰林典籍孫賁遊作詩文有古風性剛介交友盡義痛父死非命作蓼莪亭寓感每日再至其中東望灑泣久之蓋其葬所也學者卽其號稱樂澹先生與東臯周祖生南軒周祖念節菴劉子羽芸菴何淮素菴劉子高稱平步六逸皆德行醇謹永冠嚴偉爲人所欽酌定鄉約人皆信守行之輪公賦補尺籍必遺少壯當行之人禮遵文公必敬

必戒子弟教以孝友睦于親族鄉黨讀書學文母令修其衣冠博奕飲酒爲父母僕卿立爲甲議其出入與所行事卽有奇乘聞之有司子璧有文行母瞽不能自食壁晨夕飲食之母遇醫復明人謂孝感一時公卿莫不敬重叅議陳贊待以賓禮及改太常執手別曰卿吾三益友也璧動循禮暑未嘗去衣冠訓誘子弟端立正坐出入規矩然後授以句讀或見以爲迂澗曰文藝末事不收放心何以受教其敦行如此正統黃簫養之亂趣之佛山晝策賊不能入皆有集藏于家

金粟道人顧公

附沈萬三

公名瑛字仲英別號德輝崑山人少輕財結客豪宕自
好慕孟嘗君之爲人年三十始折節讀書益購古書名
畫彙鼎秘翫築別業於茜涇西曰玉山日夜與客置酒
賦詩其中四方文學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
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士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
與凡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與
夫饌館聲伎並鼎甲一時而才情妙麗聲調婉轉與諸
公亦略相當嘗舉茂材署會稽教諭辟行省屬官皆不
就張士誠入吳欲強以官耻之去隱於嘉興之合溪旣

而以千恩封武略將軍母喪廬墓閱釋氏書有悟遂祝
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
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洪武初
隨其子元臣遷臨濠卒仍葬于吳所著詩曰玉山璞瑩
萃亭館篇詠刻梓曰草堂名勝集又刻交遊諸公詩自
楊維禎以下四十餘家曰草堂雅集同時有沈萬三名富字仲榮弟萬四名貴字仲章先本湖人居南潯其
大父祐始徙長洲之東蔡村力田致富每謂子孫曰樂
莫如兼濟太祖都應天萬四兄弟率先輸其稅萬者
萬復獻白金千五百兩佐用上曰爾用心誠厚第繫
天下觀望萬一人人指做是啟利源一有不效人必不
自安我公富有天下政不少此也好語却之不得通釋
田所意造廊房楹者六百五十披甲馬軍者千務營是
金乃已嗣是其家或被告訐或旁累往往曲宥以示風

屬尋擇富民爲京朝官萬四孫漢餘讀書益廣其業子
玠川薦爲戶部員外郎辭祿奏曰臣玠誠不敢以富饒
故妨諸戶家念臣一門自國初到今屢家思宥得
保有妻孥田廬已逾素望又尊官之榮逮妻子何敢更
受祿哉許之按劉三吾集中所載如此今俗傳萬三
被抄徙塞外其富如故又稱曰沈萬三秀三者行秀者
如今秀才稱相公之類尊之也而萬四絕不說及然劉
公所述并及萬四子孫而萬三之後無聞焉則遠徙之
說未必虛也

及福山曹氏亦以財雄於吳而文雅不及

旌士王公

公名升字晉叔號竹南德清人至正間舉道逸授德興縣尉辭不赴洪武初子軫爲平涼知縣升以書托御史臺幕官勾管公事宇文桂達之書曰自舊年十月初二日南潯別後至今年凡四得書其一已浮沈矣尋汝兄會衆至言歲終可到任所不知果否本家德清之役已辦兩圖黃冊里長及歸安各處甲首皆不擾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良法家中上下俱無事家須在彼稍安詳然後來取恐川途迢遞或遷轉不常跋涉勞頓也我今稀年又一老景侵尋倘 朝廷許容侍親則上章求

歸或得父子相見以盡餘年若宛轉仕途則相見無日矣人說有分俸之例不審有否如得分祿以養亦足循榮若彼處關支則不必也凡事須清心潔已以廉自守食貧處儉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貴爲念古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正當以此言爲受用處治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已當以謙敬學業必須努力暇日卽以性理諸書及羣經玩索自然所思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不惑飲酒當以康節先生爲範不可縱恣此後倘有餘俸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椒一二觔起稅而來餘物非所覲浙西米價極廉白者十文一

升可見太平之時西安雖有來者而往者絕不可得汝
之外舅向嘗寄書與整屋俞主簿祇候去若達必能道
吾家之平安矣桂坐事下獄刑部搜得其書以奏上
覽嘉歎賜升手詔曰昔元初有天下人務實學故賢材
重進取其後失天下由俗尚虛名干權勢以希用朕備
嘗艱難灼見世情習俗未移貪者有如螻蟻蠅蚋不知
悔悟若是者豈慈父之失教耶抑其子之不聽其訓耶
今因閱汝私書知汝之善教能以忠盡之言丁寧其子
子之賢否雖未可知然薄俗中睹此家訓能誰出其右
哉勸善懲惡移風易俗實有國之務茲命中書遣使賫

詔往諭賜白金百兩絹十疋附子五枚椒五斤以旌爾
賢升奉表詣闕謝上召見賜宴及衣一襲仍復其
家

鄉耆汪公

附夏宗顯

王公

楊公

公名灌字慶衍金華人爲人廉直能急人患難人有故
叩之卽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如經界如隅官皆
倚之以辦一日念徭役不均而訟訐滋起也聚其鄉人
謀之曰鄉之人非吾兄則吾屬子弟也顧墮恩地義而
闕於役者獨憚追胥科縣騷屑之擾焉耳請率里正一
歲所須錢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
資爲三等定著之差次於籍而聚哀金以畀當役者從
之先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時戶有升降則告
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而實皆仰給

於衆也公無廢事私可無敗家尚何憚乎願與父兄慮之衆翕然稱善即日立要束無違者旣又以哀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竣於役而反則會衆擊豕醢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一鄉之役訟遂絕行三十年矣太守與公大善之延灌等及他父老與爲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饑民羣起爲攘寇以救死守召灌爲畫欲調兵灌曰無以爲也此直丐升斗救死耳下片符可致何俟兵乎脫兵出則挺而搏矣守乃悟然猶遣巡檢與俱灌止巡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輩持符逮至莫畢集吏說

功悉論以死灌詣俯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束手隨滅來
未嘗敢扞今以逆論之後復無凶歲乎且灌實召之灌
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死也守感悟亟解散其獄繫者止
二人其著信如此 國初土田之稅設糧長主出納供
輸轉華亭夏宗顯者奉法最謹愛細民升斗無妄取縣
賦輒先時而集同事皆則之宗顯喪母毀兄及孀姊老
而窶供養之撫異母弟有恩誨訓子弟勉於善歲凶多
賑貸稱長者云

王公

王公名順字性之義烏人幼嗜學嘗登許文懿公之門

讀書必見之躬行里有大鼓湖潞水灌田五千畝有奇
歲久益圯天稍不雨田咸作龜所民遑遑不自寧順卽
集衆興築之約田爲輪作有差而自出布錢鑿石作水
門視時溢乾而蓄洩之民賴其利 朝廷營建宮室徵
木石工於郡縣縣胥緣爲姦利卽老幼廢疾不任役者
悉籍甚者捕比鄰以代順白縣覆實而新其籍有徵發
按籍輪役之村疇疾急不能致善藥順儲峙以待其需
鄉間有單寡者出粟賑貸沒給檟檣瘞之逋錢久不能
償焚其券又以爲移風易俗必本於學乃建書塾招良
師會鄉族俊秀俾子孫與共學月旦十五日具觴豆延

父兄列坐左右立諸生堂下而正衣冠中焉以孝友睦
姻之道誘掖飭導之縣大夫知其賢凡婚姻資產之訟
往往下順所謂護之片言取決不復重有辭縣定田賦
科繇之籍請順鈎較諸宿弊盡削順欲進均賦役之策
會病卒素服而臨塋者千餘人大雨中皆爲嚴立縣大
夫痛惜之順樂易未嘗有憂色好賢士好法書名滿通
周易有猷爲必筮每鄉人飲酒奉律令諄諄爲人講釋
之閑居無事焚香鼓琴以自樂云宋太史曰古者族師
閭胥各掌其鄉之戒令教治屬民讀邦法而書其孝弟
睦姻有學者較登夫家衆寡辨其老幼廢疾之不可任

者至於役國事相堊埋無不備極其情意性之之行何其甚類也使里得若人焉則里寧鄉得若人焉邑之民爰得其所矣

楊公

楊公名胤字嗣慶吉安人楊忠襄裔孫家世儒又知自勵故學有根抵行端謹妙于詩文洪武中宋太史濂陶叅政安朱尚書夢炎交贊之以爲有退之子美遺聲勛貴爭迎致爲賓師吉安侯子陸贊以駙馬從受學入朝舉止不凡上喜問誰教者曰吉安人楊胤也立召見賜食久之贊以襲衣冠見胤大息曰是其心易我不可

以久處此矣卽引去是時 朝廷以不次用儒生儒生
朝藜藿而夕台鼎者比比有司連以孝廉文學善楷書
舉皆不赴以纂修起亦不就取足壘故不謀他生理襟
抱洒然以老壽終公簡嚴有雅度於古聖賢言行心慕
而身行之於人無游言諂態教學者先操履而後文藝
誦論語鄉黨篇太息曰吾教自有養生術安事偃仰吐
納爲哉節飲食時動息忿慾是務戒故神守寧固隆寒
盛暑無事爐扇比老髮漆黑視聽精明其事親孝與人
交久而彌篤性行和易然遇權力罕知識者坐終日藥
片言偶知已論古今竟夕不倦士有雄視一世者見之

氣失汗下部使而下往往禮於其廬劉忠愍公無其學
探道原文範後世去就出處之際卓然陶潛徐穉之風
云